安雅堂文集

序

余於萊陽宋君玉叔益兩世通籍也其先人太僕公文章吏治炳炳烺烺光前爍後者吾姑勿贅若玉叔

以名魁捷春榜其古今文
詞膾炙人口奚啻洛陽紙
貴洵
興朝第一名流哉先是起家
曹郎繼晉銓司未幾備兵

三韓外藩東浙已而總浙之外臺所在宦聲赫奕又與其支名並播海內焉今年來吳門出其所爲安雅堂集問序于余余展而讀

之其思深其識宏其慮遠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遊屈子悲憤之所感乎何其

沉摯而悽婉也有如歷衡
湘越龍門周遊歷覽司馬
子長抑鬱太息之所作乎
何其激昂而雄肆也抑亦
若柳州眉山流離困頓備

嘗險阻之所寄託而發爲
文詞乎何其峻潔而曠達
也嗚呼王叔眞奇人也其
境遇奇其詩文奇其流盼
動腕訂古攷今無一之不

奇也凡一生之欽崎坎壈
皆其觸發性靈磨礱學問
與夫洞徹聖賢義理之處
歐陽永叔所云愈窮則愈
工非詩文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其王叔之謂歟
然窮極則通王叔之窮有
止境而詩文無止境也方
今
大化維新海內平治其必有

二三大儒攬經國之訏謨
敷保邦之偉器姿兆
入告上以日新
聖學下以周達民隱又或進
而登著作之庭參論思之

席出入承明興禮和樂作
爲篇什以發皇至治則安
雅之爲集也非止崢嶸峻
峭震耀一時之文而且爲
雍容愉怡廟堂金玉之文

也家君其裕之矣余故知
之深而信之篤者請以茲
言爲他日券
康熙丙午孟秋年家舊治
生金之俊拜題

序

禹航趙　昕撰

國家右文蔚園京而上中外才藻綺文霞興猶十二章罔不登褒先生實爲五色領黼黻盛乎歷今有年所讀先生文者相率曰今韓愈也雖然是能讀先生

文未必能盡知先生文者所未能盡讀先生文然自許能知先生文者蓋亦未嘗不謂先生今韓愈也人之推韓以唐承六朝文敝貞觀迄天寶凡二變而繁艷靡縟尚未離且彌韓才如潮文卓二有樹立一復於古先生所承文敝與六

朝埒先生才如潮文卑〻有樹立天下
知為古文前韓後宋厥新學小生便可
牽入左馬堂奥不知韓於文非僅規〻
左馬要皆根柢六經祈正人心原其操
管從事唯大暢乎周公孔子之旨豈欲
以文詞角長短於今古已哉今頌其起

裒之文而不察其任道之力雖能讀韓文未必能盡知韓雖能讀先生文未必能盡知先生一也先生近墓古文益醇肆其任道之力初終不異韓爲之讀蔵經殿碑旨其淵乎猶未也其寓有先王之教之思乎耕德與傅經豈想二園記

何善言孝也不忘其先凡爲子孫不油
然興乎愛山臺銘藝香詞序旨哉藹乎
樂而不淫其同民矣乎亭皐之序友生
可盛茶而易節乎序武伯詩送去驕歸
序學者必有師其能負乎序尚木詩莫
如兄弟可忘棣蕚乎歲星堂序此之謂

思賢夫思則好之至也序家李義百哉渢渢乎大而不疎精而不滯理學之滙宿也題百牛圖於善牧得治民之理焉試懸之通邑大都讀者擬其碑用意類韓與潮州大顛曹古題神似韓畫記孰知每誦一篇皆有係名教如此二所之

韓愈先生者倘勝於人之韓愈先生矣

乎

序

婁東黃與堅撰

戊申十一月余與宋茘裳先生遇於吳與相與論古文之道執手鄭重繼以歎息已盡出其安雅堂文集示余屬為序余受以卒讀喟然曰先生之所作其幾

於道矣乎夫君子之所貴乎文者以其根乎心止乎理與義而可以我之說風厲於世也士抱有為之才為國家激揚奮勵使我之生平共然有所樹立而萬物之氣亦宣暢而無堙鬱其退而有言也亦必舉天下綱紀之大別其可否正

其是非使聞之者足以垂訓而立戒而我之說始無媿焉蓋言之繫於人如是其重且鉅故不可以苟為也世之為文者不知所本徒以危詞釀說取悅於世此世之所謂文非我之所謂文也孟子之論知言也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言者心之華政事之根柢而所謂文也豈其枝葉乎哉先生讀書好古服聖賢之教而又敭歷中外深識當世之故舉治術之平陂人心之邪正盤積於胸中而旁引側出具於其文宜其徼卬俶儻足以增長天下文人

之氣而推其大要仍然根本之爲也司
馬遷之文重死生薄名節率以所遭之
屈抑而是非詭激繆於聖人若先生中
遭嶮巇摧挫磨折而識以益精力以益
定所與者必道之所予也所不與者必
道之所不予也誠如是先生之文固以

道爲師豈猶夫輇夫豎子沾沾於字句
自以爲能言者哉而或以先生卓犖之
故徒取史遷之感憤矜嘆其爲文亦末
矣不觀之草木乎松栢之姿歲久不彫
木槿之華朝而榮夕而萎落者有本與
無本之別也惟余之知乎此也少爲華

詞晚而盡棄之孳孳焉冀少進於道讀
先生文甚有契乎余之指故書以為序
冀先生之於道也卒成之而余亦益以
自勉已耳

序

黄岡杜　濬撰

文章重物也非有絕人之力者鮮克舉之博稽載籍惟聖人之文其為力也如陰陽之運四時如江河之載舟楫有不可知者存乎其間焉其力神矣下此才

智之士以能文稱者如左丘明莊周荀
況司馬遷劉向班固韓愈歐陽修蘇洵
王安石之徒度其力皆萬人敵是用能
舉其文此其非可以假借而僥倖者也
而或者疑力之一説不足以盡文不知
文備衆美然非力末由臻也嘗譬之武

事今夫有百斤之椎于此器之甚重者也將使夫力不若器者舉之無勝任之理也將使夫力與器等者舉之則僅足以舉之而已不能用也必也使夫力優於器者舉之然後運用如意馳騁搏擊應手規矩飄忽變幻不可為端倪人咸

歎其藝之精而彼力弱者曾不能然也則可知能然之由乎力矣孟子曰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然射義論射貴持弓矢審固夫審與固全繫乎力力所以運巧則謂中非爾力豈說之不易者耶文章之道

亦然善作者有遒古跌宕之音有典則天成之格有壯凉震動之節有馳驟呼應之勢其思沉着而要眇其韻飄逸而端正使諷者油然生忠孝禮義之心焉可謂備美矣然向使非力有餘地則亦如百斤之椎僅能舉之而索然氣盡烏

能從容以畢能事乎故夫力不足者有二患或疲薾而不振或叫號而怒張其為力不足均也真有力者舉百鈞如揖讓則可與言勇矣蓋當世有宋公荔裳之文屬余讀而序之其文雄駿而精切包舉氣勢按之有故而出之有本端見

而格已就橚終而致益深傑然足以奄
有衆美而追古作者之盛也此無他惟
其有絶人之力故耳且夫宋公以詩名
槩區夏久矣今讀其文如無詩此其力
為何如哉

安雅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傳經堂記

重修寶石山山門殿宇碑記

溧水縣中山祠碑

梅花嶺記

湖上脩禊記

王和陽先生傳

冉公子傳

愛山臺銘

題周櫟園所藏近代名人畫冊

題牧仲弟所藏曹古百牛圖

安雅堂文集卷之一

來陽宋　琬荔裳著

周釜山詩序

明詩一盛于弘治而李空同何大復爲之冠再盛于嘉靖而李于鱗王元美爲之冠余嘗以爲前七子唐之陳杜沈宋也後七子唐之高岑王孟也萬曆以降學者紛然波靡于是鍾譚二子起而承其獘跡其本初亦云救也而海内之言詩者遂至以王李爲諱譬如治河者不咨尾閭之汎濫迴欲剷崑崙而堙星宿不亦過乎雲間之學始于幾社陳臥子李舒章有廓

清擢陷之功於是北地信陽濟南婁東之言復爲天
下所信從顧其持論過狹泥于濟南唐無古詩之說
自杜少陵無家垂老北征諸作皆棄而不錄以爲非
漢魏之音也往在京師與舒章抗論反覆以爲專宗
漢魏何如上溯雅南然試取漢魏以下四言詩讀之
筋弛肉緩不終篇而思臥矣此無他時爲之也舒章
始若不相下既而曰子言是也順治丁亥余與直方
宗弟同舉進士而直方官比部尚書郎越二年己丑
直方告余曰吾同官有二人焉一爲周子釜山一爲
施子愚山則相與爲交驩宿得也郎署多暇攸乎就

歸君過從飲酒賦詩爲樂雖大風雪弗輟也三子者既各負俊才而比部又爲王李諸君子之所曾游當時所稱白雲樓詩即其地也一時都下盛傳謂復見先輩風流居亡何先後外補余方有治獄之役鞅掌無寧晷而釜山守括州天下佳山水處也爲治不尚威嚴括人歌思之至今一旦以左遷解印綬遂絕口不言仕進歸而檢諸囊中惟詩篇數十卷耳丁未冬予寄帑于泖上因得傾篚倒笈縱觀而激賞之曰此非王李之詩而直漢魏之詩也假令符章見之當爲歎息退舍而惜乎墓木拱矣即直方亦且有宿草之

痛焉其覩棲遲郎署論文燕市之日俛仰之間二十
有二年矣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夫文章之興必於一
二人焉是賴雲間之詩得銓山而益彰愚山方且盛
張壇坫主盟宛陵敬亭之間余也生濟南桑梓之鄉
嘗聲華刊落之後無能步趨黽勉自成一家之言道
與遇並窮而學與年俱衰此昔人之所大懼也若乃
審其音節按其指歸辨比夫惡施之於詩于則庶乎
其無愧焉爾門人賀某一愚山

梁大保菊花倡和詩序

大將軍太保梁公坐鎭南服八載有餘海波不揚民用無事廼於射堂之西偏爲圃焉以蒔菊疏培灌漑不失其時凡種之異者必購而致之秋日凄清繁英繞籬紺紫朱素之容含霜裛露之狀公與賓客宴賞賦詩歲以爲常諸大夫從而和之者幾滿簽簡客有釃酒而歎者曰菊之爲物也介而貞類乎山林學道之士故惟幽人逸士往往得而有之一旦分槩戟之光輝蒙君侯之顧盼廼得呈态盡態百種千名若忘其山林枯寂之樂而艶乎鐘鼎富貴之榮者豈非卉

木之微亦以見悅於人爲幸而頓移其性歟抑山陬水涯別有其類而非繩樞蓬戶所得而致歟余曰不肰兵興以來物之失其性者多矣已亥江上之捷惟太保功最高曆將一紀江以南無犬吠之驚肰後士安於庠序農歌於隴畝六尺以上公所長也頒白之老公所養也採於山草夭而木喬漁於澤魚物而蠏肥公乃於投壺嘯咏之外寓其心於分畦剪葉之餘而茲菊也亦遂發榮條暢不自知其姿容之畢出也善乎杜少陵之贈何將軍也不言其赳桓克敵之威而誇其雨沉苔臥之美蓋金戈鐵馬不得已而一試

而太平無事之福受其賜者人或忽而不知也然則公之爲此樂也豈徒卉木之榮而已乎諸大夫曰善遂書以爲蒋花倡和詩序

亭皐詩序

吾友長沙趙友沂楚才子也其尊人洞門先生三爲御史大夫友沂以貴公子客京師僴門如堵觀者比之衞玠出入騶從甚都顧好折節天下士不憚傾身爲之意所不合雖盛埶不屑也四方知名之士多與之游友沂居嘗語予曰吾閱天下人衆矣廣陵吳薗次吾畏友也當大人柄用時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其各還也前去者復來如初薗次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大人每目送之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予雖未識

蘭次心嚮慕焉比予備員廬龍蘭次友沂同爲中書舍人合肥龔芝麓先生方左遷國子典簿更倡迭和一時流傳塞上余受而評之友沂之詩放而踈蘭次之詩藻而密至其妍姿雅采友沂似不如也十餘年來友沂不幸早世而先生亦以愛子之痛歿於客邸兩孫惸惸孤露賴蘭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今且舞象矣嗚呼交道之薄匪獨今也詩三百篇言夫婦朋友者居半而往往歎其鮮終谷風之刺是已至于任昉死而東里西華不免葛帔練裙劉孝標之太息然使孝標而在今日則交衰

不勝絕而論且不勝著矣可不歎哉蘭次慷慨義烈此事已足千古而其詩乃愈益進麗矣而必歸於雅博矣而必造於微視昔虞龍塞上所詠駸駸乎大有異焉今友沂墓有宿草其遺文在篋笥者藐諸孤能藏弆之不至落否即使篇什具存已不能與蘭次今日之作並驅而方駕矣豈非其年爲之哉余友沂友也因友沂知蘭次今乃讀其詩親覩其行詣卓卓若此旣痛友沂復歎先生之知人嗚呼盛衰存亡之感可釋然而無憾矣

嚴武伯詩序

虞山錢牧齋先生以先朝耆舊操海內文章之柄者四十餘年所著初學集海內爭傳誦之暮年僻澀類厲文喜引用稗官釋典諸書於是後進之好事者摘其纖疵微瑕相訾謷以為口實然而夏后之璜不無徑寸之考固不害其為天球弘璧也歲辛丑先生顧余於湖上僻墅之暇語及當代人物先生曰吾虞有嚴生武伯者縱橫迭宕其才未易當也逮乙巳始與武伯定交於吳門而先生之撤琴瑟已再閏矣武伯身長八尺眉宇軒軒驟見之或以為燕趙間俠客壯

士也酒酣以往爲言先生下世後其族人裒先生平
日遇之甚恩厚一旦妄意窠中之藏糾合亡賴少年
譁於先生愛姿之室所謂河東君者詬厲萬端迫令
自殺武伯不勝其憤鳴鼓草檄以聲厥罪其人大懲
無所容聆其言坐客無不髮上指者嗚呼何其壯哉
居平鬱鬱不自得則去而之京師出居庸關經煙翠
峽發及上谷雲中所至輒下馬賦詩大司馬合肥龔
公其激賞之而沂入關古者方爲龔公上客且儀
朕武伯父執也開生老矣而狂益甚往往罵其坐人
不少息而獨心器武伯故其倡和之詩尤最多予讀

之顛以不得質於其間為恨一日飲酒漏三鼓武伯出牧齋先生文一篇示余相與辯論往復不中意武伯鬚髯盡張如蝟毛欲擲鐵燈檠於地者再厥明酒醒相視而笑曰夜來真大醉也雖狂者之態固然乎而其護師門如干城不以死生易心良足多也昔者楊子雲歿世人未之奇也獨其門人侯芭以為玄過周易芭之文采不少概見卒賴此一言以傳況武伯之卓然名家者乎若其馳驟豪縱之氣飛揚蹈厲之才覽者當自得之余稚不文終未能繪其一二也

夏后之璜不無纇寸云考圖不害
其為天球弘璧也

趙雍客詩序

往在京師與施愚山諸君子以詩學相切劘因而有燕臺七子之刻嚴給諫顥亭丁儀部飛濤陳布衣胤倩皆杭人也三人者嘗爲余言禹杭有趙雍客者工爲詩其取材也博其立格也嚴自貞觀大曆以後之詩落落然不屑以爲其雄深銳往之氣吾輩當逡巡避之惜乎子之未見其人也去年客武林始得交雍客而讀其詩於是慨然太息服三子之知言夫詩之有初盛中晚也猶風雅之有正變也運會遷流作者初不自知而其畛域判然如寒暑黑白之不可淆自

虞山之詩選出而學者無所折其衷其言曰詩一而已無所爲初盛中晩也於是心耳淺薄之士往往奉爲蓍蔡以平膚汗漫爲容與以便儇纖率爲簡易以稗官俚說里巷卑瑣之音爲典要率天下而出於是豈復有詩也哉夫季札吳之賢公子也適魯觀樂知列國之興亡而自鄶以下無譏焉非以其音繁節促與淸明廣大者異耶今三百篇之次第具在也韓嬰申公之訓傳毛萇衛弘之箋敘若網在綱秩然不紊試取牂羊墳首以配魴魚赬尾蜉蝣鳩羽以配騶虞鵲巢十月之交桑柔民勞板蕩以配生民旱麓卷阿

洞酌曰此亦風也雅也何正變之有雖三尺之子亦且知其不可也假令起貞元以後之人使之與陳張沈宋高岑儲孟之徒操觚而校其優劣吾固知其瞿然而避席矣雍客以盛年負儁才生當國家昌明之運其持論與余合也故爲是言以告之雖然凡說之新且異者往往足以移人吾黨之士或有不免者矣懼余與雍客之不堅也則相與勉之而已

尚木兄詩序

三十年來海內言文辭者必歸雲間方是時陳夏徐李諸君子實主齊盟而皆以予兄尚木爲質的復有子建直方爲之羽翼於是詩學大昌一洗公安竟陵之陋而復見黃初建安開元大曆之風所謂雲間幾社者皆朋友倡和雞鳴風雨之作何其盛也戊子以後予與直方同宦京師君與其武少孫未起也各刻其所爲詩二百餘篇而以子建冠之所謂棣蕚詩集者皆吾兄弟一家之言塤吹篪應又何盛也歲乙未詔起君田間拜儀部尚書郎其武徵爲翰林編修而

直方則游歷卿丞獨余偃蹇壅坦每以不得與於倡和爲憾居亡何君與其武先後外補或在嶺表或在江右而余以仇家羅織首尾四載而獄始解郵筒往來未嘗不喟然流涕以人生聚散禍福之不常爲足嘆也今年春余客雲間君以書來并其潮州新詩若干篇示余曰此吾他日嶺南歸裝也爾其爲我序之夫潮之爲州在東南萬里外唐人視爲蠻煙瘴海若不可一朝居者韓退之爲刺史猶爲民害者纔一鱷魚驅而遠之斯已耳今潮之爲潮何如耶始君之領是州也人人咸以道險且遠爲君憂今爲政八年而

吏民安之君亦忘其險且遠者乃能於樓船四集羽書蠭午之日馳騁於風雅翰墨之間匪獨詩之足傳也則其政事之克舉從可知矣嗟乎三數年來予建直方相繼化爲異物其武亦臥病里居余雖幸而無恙其不病且死者幾何感衰老之侵尋悼友于之凋謝俛仰之間有足悲者而君方以文章政事爲欣爲吾宗之望池塘春艸之句君其能勿夢乎披攬斯文又當慨然而累嘆也已

董闇石詩序

松江之山有九而機山其一也望之如培塿然未始有巉巖殊絕之觀也晉陸機兄弟嘗讀書其中後人因而名之則山川之重豈不以人哉夫二陸之在當年其先世勳勞閥閱爲江東之冠而其兄弟尤以文章顯入洛之後聲名籍甚張壯武以中原耆舊一見倒屣然而子患才多之言不可謂非對症之鍼砭也及夫建春門之敗愴然思華亭之鶴唳而不可得良足悲也跡其所以雖由寺人孟玖之譖惜其褰裳濡足不引退於賦扶風豪士之日如張翰之明決也嗟

乎士亦患無才耳有才而所以處其才者爲尤難進
士董君閬石與其弟孝廉蒼水雲間世家也當宗伯
少宰兩先生凋喪之後乃能聯翩鵲起克繩祖武入
以爲今之二陸也亡何以逋賦微眚同時被斥者甚
衆董君自以盛年見廢淸時旣已嘿不自得而其家
徒四壁立於是愈益無憀幽憂侘傺酒酣以往悲歌
慷慨遇夫高山廣谷精藍名梵喬松嘉卉草蟲沙鳥
凡可以解其鬱陶者莫不有詩而其詩亦合弘溫厚
異乎人之狂呻病囈者余嘗讀其憫離諸什傷慈氏
哀鮮民仁孝之人其言藹如也駸駸乎奏我小雅之

遺音矣夫董君雖舉進士顧其將當為令也獨不見
今之為令者乎假令董君不以一眚斥卽謁選入得
善地能脂韋蒲伏以事大吏乎能咨趄囁嚅何要人
之顏色乎能燔林竭澤朘民膏以自潤乎吾有以知
其不能也有如萬一得險遠殘創之區當輪蹄交道
之衝軍書屬至巷無居人紛爰糗糒取辦俄頃雖龔
黃之才安所用之又烏在其不以一眚輒斥也抑董
君生崑山婉孌之鄉有藏書萬軸以備討論有橫山
泖澱之勝以資眺覽而又有兄弟朋友之樂相與上
下夫千古其視二陸兄弟所得為已多矣而又何感

爲董君以其藝葵堂詩屬余序因而論之爲廣其意以釋其憂

徐伯調歲星堂集序

余少讀山陰徐渭文而好之輒愾然想慕其爲人歲庚子以左叅政分守紹興過所謂青藤書屋者渭嘗所讀書處也低徊歎息欲訪其墳墓而其子孫寥寥殆盡紹之父老亦無能知其處矣夫渭之文險怪瑰兀不盡合古人法度然其精光氣燄不可磨也身雖不遇乎得胡太保宗憲而事之草露布爲幕府上客聲動公卿名聞天子丈夫至此豈不稱豪傑哉然使無石簣中郎兩先生表章於宰木既拱之後則亦歸於銷沉澌滅而已矣余友施愚山寓書於余曰山陰

有徐緘者渭之亞也余遣人招徐生久之竟不至比
余罷官客湖上徐生顧時時來相與肝衡抵掌抗言
今昔意所不合雖尊貴有氣勢者口期期不服也所
著廣星堂集若干卷縱横辯博矩矱森整雖破除崖
岸而無險怪棗兀之態使其生與渭同時角材而校
其勝負白鹿表為足為徐生道哉徐生家在若耶鏡
湖之間其所居曰梅帝漢梅福棲隱地也扁舟箬笠
弋釣自娛落落焉與世俗龃有所諧故時人亦無知
徐生者其言曰文章非以悦俗不為當世所罵則必
無後世之傳也余聞其說而還之因歎會稽山川名

勝擧自大鴻以來高門懸簿甲第相望烏頭綽楔蔚雲且皆一時之公卿大夫擢巍科而居顯秩者也百餘年間以飛龍逝求其所爲卓然著書自成一家者指不可一二僂而風流文藻乃在於布衣之兩徐生雖遭遇各有不同而其文章之灼灼可傳無疑也寓內之大不乏石贊中郞其人者數傳而後或當以余爲知言徐生乎其亦可以自信矣乎是爲序

胥永公詩序

人之性情必有所寄無以寄之則鬱傷惓慄爽產於邑如水之失防也汎濫潰決頹放而不能自止故昔之逝人高士往往內不自得有所托焉以埋其憂魏無忌公子之最豪者也收趙以來飲醇酒近婦人可謂達矣吾獨惜其不善為詩故無眾辭隻字之傳也同年胥永公少負不羈之才筮仕為邑令固已嘿嘿不自得然而姚江當會稽佳山水處又爾時令甲頗寬故得優游觴咏人以為有仙吏之風比入為小司空方稍稍見川矣而當塗者忌之遂掛冠歸永公年

未强仕鬱鬱無所發抒乃與二三少年及門諸好
事者游檀板幺絃移商換羽參横月落樂而忘疲人
但知其脫略涯岸頹肰自放而不知其中懷耿介尺
寸不渝葢有所寄焉而非佯狂玩世者流也禾公家
在雞鳴山之麓小樓曲榭瀟灑可愛余嘗信宿齋中
聽歌達曙其兄弟雍容百口同爨門以内井井如也
退而歎息以爲賢者信不可測及讀其詩又何幽微
蒨勁一洗輕僄吽佻之陋是始信陵公子之所不及
而馮敬通見抵之後對孺人而顧稚子何其不善處
愁也哉昔王之渙輩飲於旗亭聞諸伶有度曲者皆

其平日所作黃河遠上白雲間之詞相與謳歎而能至今傳爲美談今汞公所與游者虞無不人人韓娥秦青自爲者試取汞公之詩按節而歌之必有遏雲裂石之聲出於檀板幺絃之外者惜乎余未能和也若夫酒闌燈灺指摘其音節之當否曰某也善某也不善則能之矣汞公其許我否

李鏡月廬游詩序

人之於友朋也猶車之有軾也顧或限之以地阻之以事與勢意之所期有終身而不一見者矣幸而見焉往往晨歡夕別不克信信宿宿展卮酒之樂者有之豈惟友朋雖山川亦莫不然意之所期有終身而不一至者矣幸而至焉或爲風雨寒暑干戈盜賊之故不暇解襆被而去者有之故古人贈答之篇於知己不數數見而登臨之作或在乎阜丘淺壑培塿岑勺之間夫二者之於造物何關乎而若或靳之乃若此可慨也李子鏡月窮而好游歲癸巳見之於京師

未幾別去言將有名山之游游必從廬山始余作詩送之忽忽十有六年矣去年冬相見白門出其所爲詩一卷曰此吾近游廬山作也子其爲我叙之夫李子負山水癖而廬山尤爲江西之特出湖彭蠡以至射陽不滿千餘里順風揚帆旦夕可至而乃遲之歲月十有六年纔一快而登焉則夫越在山河之外無舟楫橋樑之便者其絕跡於東林之麓也宜矣雖然天下之爲廬山者不知凡幾而李子渺然一人之身也不知李子之游將自茲而遂止耶抑青鞵布襪終於今日而不以風雨寒暑懈其邁往之志耶吾友施

愚山官江西之廬陵數以書來招遊廬山而盛稱李子之詩爲茲山登臨之冠惜乎余之老且病焉腰脚漸衰不能一往而覽其篇什如對五老之高寒而聽飛流之倒瀉也視李子之所得爲孰多乎遂書以爲序

柳烟巷詞序

丁未夏余再寓姑蘇之桃花塢唐解元伯虎之舊廬在焉閒佁怳憭又竊聆雨隣人張韞修善鼓琴因而造焉爲彈洞庭秋月甫一再行覺波濤在屋梁間洗洋瀠蕩忽變而爲洶湧澎湃魚龍出沒之聲雖不必身至君山而燈爽木落降帝子於北渚若將彷彿見之而聞其璵珮之琅琅也嗚呼異哉技至此乎韞修曰予之爲此也有年矣始也吾爲嫺緩嬋曼之音益聽之而悅者嘗以百數既乃稍知其非是於是屏慮慮捐寢食鐵心鉥胃而爲之若恍若惚若滅若沒而

後純古淡蕩之音出焉然聽之而悅者十無一二焉知此解者其惟柯孝廉乎居亡何孝廉過我鳴岀章子負紵絲囊二一貯王蓀琤之琴柯黃門素所有銘在其背其一囊則孝廉所自爲詩也欲風蕭瑟蟲語凄唄孝廉廼與韜修各奏一曲宮商錯落不辨其爲兩手讀其詩渺渺峩峩皆純古淡蕩之音而非嬋緩靡曼之聲詩也與琴通矣夫琴之爲藝尚矣究其精微足以感頑艷動鬼神吾不知夫今人所彈有合於古人之所爲否耶然而無絃動撫已足發人性情況於成連伯牙之倫乎若留叟中雨洞庭舟小於楚而

巖壑爲較勝其最高者爲縹緲峰扁舟蠟屐信宿可
達孝廉試携雙屐躡造其巔而鼓之當有靈威丈人
出而聽焉而石公林屋之奇丹楓朱橘之美皆可供
登臨之藥翰也砒也不敏敬拄杖而從其後矣

黃霽芝詩序

秦淮之曲蓋有黃太常祠云建文時與方正學先生首倡大議削諸王護衛權金川門之變與正學同時俱族海內至今悲之二子匿民間事久得滅死戍登州衛余友黃霽芝其苗裔也霽芝之尊甫崑圃先生嘗以書生投筆著功遐陬忠臣之後人且將家子也自其束髮以來即以詩文自豪從軍絕塞心壯志得秦關漢月雪蹟霜笳玉門楊柳之什隴水嗚咽之篇往往於馬蹄肴鼻間得之三十年間居諸電逝霽芝屢躓鹽車僅以明經高第謝去諸生貧而挾兎園冊不

樺走數千里爲人塾師出井陘歷鄜延上不宿冢游無定河覽扶蘇蒙恬傅介子之遺跡宜其詩多秦聲有小戎鐵駟之義焉今年春霽芝遇余於白門相與登鳳凰臺已而酹酒太常祠下爲悲歌太息者久之將别我歸登州奉其毋夫人隱焉霽芝之家蓬萊大海之中日月所出入爲光明者也高閣百尋俯臨萬頃凭闌而觀海市正此時也或以爲樓臺或以爲堞櫓或以爲人馬車橋或以爲旌幢戈戟變幻儵忽莫不善畫者莫能圖聲誠蜃氣所結而然歟抑亦安期羨門之徒狡獪而爲此歟問之霽芝霽芝不能答歸而

得其情狀亭二繪之於詩余將覽之以自娛焉

吳閶次藝香詞序

吳興山水秀絕東南而唐宋之間復多賢太守顏清臣蘇子瞻其最著已爾公幸當太平無事時得以優游閑適極登臨燕賞之娛其風流遺事宛在耳目之前而殘碑斷碣猶為人寶惜愛玩而不忍棄近今以來時移勢殊兵燹之後繼以大獄雞迹魚爛井屋榛蘢鷙鶩不逞之徒因之以為姦利其視刑章告密猶之乎樗蒲象戲也其陰詗長吏之短長而牽制之猶身為家督而米鹽醯醬之出入皆得而覈問之也加以水衡大農會計之法日益嚴其大者飛芻茭輸稅

稻儲胥糗糒罔敢後時而細乃及於綏紼若犇角韋綠宗播椨之包篠簜之餘莫不有程限焉是以槩黍則謹詞立至而鼠雀之訟往往震驚幕府或牽牛以蹊人之田官已更而獄猶未息也期會益繁凡符日下催科而外所讀者司笭城旦書耳嗟夫山川猶是而風俗則非故今之爲太守者乃至忘盥櫛廢寢興踈張況瘁維日不足雖起清臣子瞻而爲之亦將廩廩救過之不遑焉又奚暇登臨燕賞弄其柔翰也哉吾友吳君薗次以水部郎出守吳興下車伊始廉得郡中大猾主名鼎舸僇治不假貸而殲之湖人歡聲

動天地政行朞月刑清而賦完放衙散帙蕭然洛誦繩床棐几燈火青熒吏人從屏戶閒窺之不辨其為二千石者四方名士多從之游而又有道場浮玉銅官顧渚與夫餘不罨畫苕霅之勝以供其發抒以故揮毫命屐幾遍巖壑而於填詞尤最工其吳興一闋有曰詩瓢酒琖茶爐是湖中簿書嗚呼斯可以見其志矣樂記言聲音之道與政事通蘭次丰采既為吏民所畏愛而其長歌短令尤足以被管絃而宣金石去武康百里而近有所謂前溪者非昔人歌舞地乎斯編既出當令青衣二八按拍而奏之相與樂斯民

之無事而消其咨嗟愁歎之聲者其道或由乎此也

區區引商刻羽云乎哉

越辰六詩序

余慕苕溪山水之勝泛然獨游越孝廉辰六自廣陵挐舟而來相與登道場諸山竹歌互答頗而樂之居無何辰六有天目之游歸而具道其峰巒洞壑之奇復以積雪封徑路未得遂窮探之與為憾焉與之去禹航纔二百里而陰晴寒煖其不同如此則天目之崇高邃遠從可知也辰六出其近所為詩與天目紀游數十篇示余俾為之序余曰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作者之與序者言人人殊言人人同也無已則請設山喻可乎今夫穹然而高者山之勢也幽然而邃

曠然而遠者山之面也杳然而深兀然而險淵然峭然陰岈而窈窕者山之巖谷洞壑也雖然山其巢盡於是哉高者吾可攀梯緪索而登遨者吾可捫蘿挽葛而人遂者吾可著輿杖策而游深且險者吾可排猿猱犯虎豹懸緪渠炬足二分垂在外而下窺谽岈而窈窕者吾可寢食坐臥窮意象而求之丹青粉黛按圖經而繪之也若夫朝暾出而曉霞開時雨過而輕靄集或縹或青忽紺忽紫遠而望之則谷翠撲人逼而視之則瀰然無色變化倏忽莫可端倪斯乃山之正色昔人強名之曰翠微者不可以意象求不

可以丹青論也辰六之詩秀而幽靜而不佻其春容而逸蕩者有蜀山劍閣之象焉其靚深而嶢側者有峩嵋天下之容焉取者之論山者而況之何其相肖也哉雖然辰六家廣陵其先夜郎齊也以天目視異興已有陰晴寒燠之異況界在牂牁萬里之外者哉錦屏銅鼓之蒼寒喬蟠木箐之險怪覩天日則又有異焉然而峰巒洞壑其不同也尚亦如人之面而所謂空濛蒼翠邪可以意象求者固將亘千載越萬里而未之或殊也持是說以論辰六之詩辰六自此遠矣今吳興太守吳公齒次辰六丈人行也力以詩文

雄寓內而尤精於山水之什請以爲質當不河漢乎
吾言也

蕭五雲豫章紀游詩序

天既產名山巨浸則必生嶔崎歷落之人往往饑之羈愁窮餓假歲月之間以搜剔巖壑而發其光怪雄奇砢礴鬱蒸之氣故名士未有不好游者太史公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浮沅湘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遷之文則傳矣顧其足跡所至山川風物之美未嘗一見之於篇什何哉六朝以降若二謝之於永嘉宣城杜甫柳宗元之於巴蜀柳州纍數千百年山經水注沉埋淹抑前人所未發者恐於杖頭屐齒間得之故吾以爲之數子之游有天也豫章山水爲東

南之冠游於其地者若王勃元稹李白白樂天之徒其遺篇殘瀋遂與香爐瀑布並有千古越數百年而吾友蕭子五雲躡屩來游游凡四十日共得詩文若干首其超忽奇特則匡廬之疊嶂也其洸洋渟蓄則彭蠡之波濤也五雲常爲廬陵太守解組後至不能具饘粥迺其登臨之興老而益豪豈非天實爲之俾其羈愁窮餓以寫江山之勝而附於古之善游者耶今五雲之游方未有已也[illegible]被出門將有事於邯鄲鉅鹿之間登叢臺以望太行之麓訪平原公子廉頗藺相如之遺事今尚有存焉者乎他日歸來爲悲歌

慷慨之作吾將執筑而和之焉

王雪洲詩序

昔者屈平既放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司馬子長斷之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怨也者忠孝之至而非憤恚懟怒之謂也今讀天問九歌遠游哀郢諸篇周覽上下窮極山川或目成於美人或含悕於山鬼纏綿悱惻超忽惝怳卽起三閭大夫而問之亦有不自知其爲何心者王雪洲給諫生於郝城蘭澤之間固屈大夫鄉人也余以甲辰冬杪遇之於吳山如舊相識敘述遭逢約略相類顧余頹唐偃蹇精已銷亡而雪洲方在盛年鬱鬱不自得宜其侘傺無聊有蹇産不

平之感也顧其意念蕭閑退然如靜姝寒士琳宮梵舍山巔水涯禽蟲卉木雲岑烟樹所見無非詩者而其詩亦純古淡薄無復頫頷顰顣狂呻病囈之音可爲君子者也夫靈均當日未嘗歷九州之域也今雲洲則渡錢江窺禹穴東臨吳會問闔閭季札之遺跡將溯大江而歸黃州焉江流斷岸山高月小夫非蘇子瞻之所嘗躡屩而登臨者乎縱目騁懷當有得於江山之助者惜乎予之未得再從以游也讀其詩又未能和焉不亦滋可愧哉

宋容菴四書本義序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余則以為狂者之與勇殊異名而同實力足以矜三軍之麾而變色於嬰孺非勇也氣足以折萬乘之威而喪志於俄頃非狂也夫惟激之不亢推之不撓陳同父所謂拓心胸於萬古推豪傑於一世斯足當之而無愧焉嗚呼陽明既沒理學之不明也久矣吾師胡此菴先生毅然以為己任其講學僩忠寺也四方之士環而聽者如堵墻先生嘗語人曰他日紹明吾志者其惟二宋乎蓋一指容菴次則予小子琬

也嘗是時容菴方爲考功郎予亦濫竽後進之班嘗以一言不合與某給事乃爭於六科廊風議侃侃諸給事究無以奪相與目攝之曰狂生云居亡何先生捐館舍予與容菴哭之慟稍稍經紀其喪執政聞之弗善也已而竟用微文出予於隴右而容菴亦以人言罷歸匆匆十五寒暑矣道之云遠音書澗絕竊念容菴以彼其才而抑塞擯挫之若此其飛揚豪縱之氣無所發攄是不悲吟澤畔如屈大夫之顧頷亦當如信陵公子飲醇酒近婦人以自解耳今年秋容菴寄書哭門言在田里未嘗忘此菴先生之提命也著

四書本義百五十篇出入於姚江武陵之間而於紫陽集註別有參會惜乎未得一快讀也讀其朱陸異同論辨狀如老吏之斷獄舉從來老生聚訟之常談不啻披陳根而掃荒翳嗚呼仲象山者所以尊考亭也使此菴先生而在當相視而一笑矣吾於是益歎容菴以飛揚豪縱之氣變而為深沈褒帶周規折萬之學雖借筏於竺乾實朝宗於濂洛視夫升沈得喪可驚可愕之事舉不足以累其胸中者非天下之狂且勇其孰能當之至於珧者鹿鹿焉旣之孟晉之資而又老逢多難身旣窮而道益不修思此菴夫子之

言未嘗不泚然汗沾衣也三復累歔因爲之序以見容菴之克自砥礪其不負師門有如此兼以志予之愧焉

紀行詩序

自公安竟陵各爲一家之言以移易天下之耳目而天下之奔走奉令執橐鞬於壇坫者殆數十年然後有人焉起而爲濟南歷下之學於是天下之奔走奉令者又轉而嚮之爲的甚譬如景儀出而仁人之約盡解然二者之流弊則均也學公安竟陵者如厭粱肉而疏藜藿其病爲僿佛狂易呻吟龐雜學濟南歷下者如惡絺綌而襲狐貉其病爲支離臃腫輪菌液滿然以四海之大而謂世無詩吾不敢以爲信也以三湘七澤之饒而謂楚無人吾尤不敢以爲信也羅

子以獻家漢陽既得山川清淑之氣而又嘗帆檣四
集之衢賢豪知名之士往來交結耳濡目染其胸中
固已浩然矣今年春來游雲間雲間之能詩者無不
樂與之游余始讀其詩閎深壯濶竊疑其為專家老
宿之所為既而挹其丰采又何翩翩少年也夫習尚
之移人雖中材或有不免而以獻乃能孤立行意跬
踔於波靡之際非士之卓然自立者乎況其進方未
可量也歟將歸告別余與其門諸子賦詩送之而以
其紀行詩若干首屬余序以獻之歸也必由洞庭昔
者黃帝嘗張樂於此而遺聲二妃之冢猶在焉秋高

不脫躧屣而登焉耶帝子之遺蹤閬環珮於髣髴與夫魚龍蛟鼉之出沒煙雲風雨之變態險怪奇特紛紜儵忽無不可寓之於詩者而以獻亦將有以自豪焉夫如是而猶謂楚無人嗚呼其果無人也哉

吳六益詩序

一代之詩必有二三韋布之士瑰然特起以與卿大夫爭衡於壇坫之上若徐文長之傲兀沈嘉則之偉麗孫太初之孤峭謝茂秦之高秀豈非布衣之雄杰者乎然而覽其體製率各有所偏譬之樊噲英布之用兵雖往往以奇取勝終非韓淮陰敵也余於十五年前讀吳六益詩而異之今來雲間始有以得其爲人六益負北郭而居所居堂曰梅花書屋清溪喬木映帶前後每當横潦截塗皆下水深至骭車馬到門者得而見六益讀書其中意泊如也六益爲詩洸洋

而其詩格律爲最嚴自貞元以下之言略無足當其意者今讀其華萃豫章諸集大抵皆行歌感慨往來贈答與夫羇愁于役懷古弔昔之作自爲紳縫掖至于羽人衲子以及登高陟險水餐頓宿仰宮闕之巍峩覽邊亭之雄壯虎豹熊羆麂猱玃之所窟宅賓鴻哀雁沙鷗渚鷺之所叫嘯靡不見之於其詩而虔州稿乃最後出蓋其晩年得意之作而六益亦遂倦游以老矣庚戌夏裒其先後諸稿凡若干卷統名之曰亭巷集而屬予爲之序予曰盛矣哉是無論布衣即卿大夫搢紳而立壇坫之上六益豈多讓哉

雖然自古文人崎士往往銳于盛年而衰于末路非才之盡氣有以累之也余與六益同年生也蹉跎憂患歎暮齒之摧頹而六益乃駸駸乎進而愈工精悍之氣不少挫何其壯哉此豈非周所謂天選子之才以堅白鳴者耶六益笑不答遂書以貽之

董蒼水詩序

江淹之作恨賦也自王侯卿相至于美人名將備矣而于馮敬通之見抵有深惜焉蓋傷其懷才不遇被讒口而坐廢于有道之時然可恨也予嘗尚論前史而歎夫文人才士如衍者不可勝數其或不幸而身名磨滅沒世而無聞曾不得望衍之一二者又何多也夫非其命也歟昔者孔子蓋罕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蓋君子之爲學也非徒文焉而已將以漸至于聖人之道也漸至于聖人之道而不知命則其處富貴貧賤也無術而後

幽憂悴憀窮愁欝壹與夫寢驚夢噩煩寃狂易之疾
得而中之於是幽則怨鬼神而明則懟其君相古之
以高才得奇禍豈盡在上者之過哉不知命之故也
若夫沉潛好修之士則不然知夫命之不可强也放
乎山巔水涯以自娛托之詩書弋釣以送日久而造
物者亦若與之相忘焉豈惟相忘雖欲摧之戕之殺
其身而滅其名不能也由是言之是造物之權亦有
時而窮也董君蒼水家本雲間貴公子孫自其爲童
子時喜讀古人之詩畧上口即能爲聲偶之言父師
見而叱之董君洛誦自如不少奪行年三十舉孝廉

于其鄉也居亡何江南逋賦之獄起于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而董君不幸絓名其間于是棄去帖括究極于風雅正變之故爰及漢魏下訖三唐朝華暮蘂盎蕭然如後門寒畯而其詩亦閎深涵演非復專家小乘所敢望或有爲董君惜者則應之曰吾于萬餘人中太倉之稊米耳嵇康不云乎以多自證以同自慰斯言也雖稍引近諧乎不可謂非知命之君子也夫司命者之有無吾不得而知也其果無耶董君之阨孰爲之而孰使之耶其果有耶則此萬有餘人者豈皆生逢磨蝎如韓愈所云然耶今

天子萬幾初御慨然與天下更始曩之除名並廢者稍稍見用矣而董君之貧至不能具舟楫使其在旃廈之側與二三珥筆之彥作爲歌咏播之金石雍容都雅非不斐然可觀而乃任其憔悴江湖之上未有哀劉蕡而薦賈誼者嗚呼斯非宰相之責也哉董君出其穆亭詩屬予序予才不逮董君而其見厄于司命也畧同而加酷焉不辭鄙陋而贈之以言董君蓋知命者其將有以釋予之惑乎

王季友詩序

余友王農山侍御以親老得急請既免丧上書返初服於時年始艾也家在黃浦之上將築室而老焉黃浦者楚黃歇之封邑居人稱爲春申浦浦之南爲赤松溪張子房嘗遊於此其上蓋有赤松子祠云農山有子三人皆賢而有才長績士弱冠登賢書次子武聲籍甚諸生間而季友年最少長身玉立丰神朗奕工詩善行草人以爲有王子敬之風花晨月夕兄弟自爲酬倡農山顧而樂之爲評次其高下得失往往夜分乃罷門以內雍雍如也季友慕司馬相如之爲

人以高貲入爲太學上舍因得縱觀夫辟雝宮闕羽旄干戚騶虞貍首周旋揖讓之盛作爲琢歌聞於輦轂自祭酒以至公卿大夫咸折節而敬禮之車馬到門無虛日僉曰農山有子矣今年夏余來雲間李友自黃浦拏舟而至用父執禮謁余於客館且日以其詩來再拜而請曰願先生有以教之嗟乎父執之禮自東漢已不可行而李友乃謙謙乎收冲然欲復諸古何恭且勤若是夫非父兄之教而能然歟辭讓再三不獲請乃告之曰詩自漢魏以迄有唐其物采備矣其發率章矣譬之於書則邯鄲淳之於古文史籀程

邈之於大小篆蔡邕毛弘之於八分張伯英之於草書羲獻父子之於行楷莫不自成一家深造于能事之精微後之人或欲易其波磔點畫則人將從而笑之然此數君子者其氣魄已銷亡矣其法雖存其巧不可得而傳也故昔之善學書者至于發冢嘔血廢眠食濡毛髮以求之猝然有得變化乃生陽開陰闔雷輿電逝山嶽之崩頹日月之薄蝕舉不足入其胸中而後蛟龍神怪出沒于吾之指端而作者不自知也夫一藝之成非專精且不能至而況于詩乎令季友之詩已卓然名家而於臨池尤甚精嫻類而進之

日新而不知止則二者之長古人未知其孰勝也小
宛之卒章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言歲月之易流也
吾固願季友之終瑒之也書諸冊並以告於其兒農
山覽之當听然一笑也

周儻亟詩序

予嘗讀唐人詩而考其姓名爵邑其閒父子相繼有詩名者三數人而已神龍天寶之際言官閥者必曰燕許然而昌容之才不逮延碩主齊末年隳其家世君子不無遺憾焉大曆以降則有扶風竇氏叔向之子厥有五人一門著述號曰聯珠惜其篇什散亡存者止于數首夫以一代之興至於三百餘年之久而文章不能以再傳豈史官之失其寔歟或以兵戎水火之故而其遺篇家乘遂湮沒而無稱歟抑富貴福澤造物者反不甚惜而顧於生才有獨吝歟何若是之

難也故吾友周君釜山少而詩名聞海內後與余同爲郎京師則相與徃來賦詩無一篇出吾儕皆遜謝以爲不及而釜山有子膺垂方在髫貫之年間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讀者莫能以辨既而知之輒驚顧歎服膺垂由是知名於京師今釜山之罷括州近十年矣杜門却軌日以著書爲娛歲月寖久篋笥幾爲之滿而膺垂之詩乃益工幽燕老將之雄裔三河少年之俊邁吾未能爲之軒輊也昔王獻之少時學書父羲之密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及見謝太傅問曰君書法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

不同謝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安得知由是觀之人之好名雖父子亦有不讓者焉夫人之用其才也如水火然其始發也滃然㵾然不俄頃而有澎湃鬱攸之勢者夫非其氣使之然歟鷹乘負卓犖偏人之材而又漸摩于庭訓之久英姿果銳之氣夫孰得而禦之儀老矣及其兩世私幸吾友之有子而復翼翼焉爲釜山計者慮夫齒髮之向衰後來者之遽出其上也釜山顧余而笑曰嗟乎孺子患不傳耳審如子言老夫姑願三舍避之相與狂呼命酒痛飲至醉醒而書其語爲序云

趙雙白詩序

十閩山水不刻于禹貢而周職方氏亦未之載故其幽深靚邃蜿蟺滴激之奇覯中州尤爲夐絕士生其間多瑰偉雄特之姿踸踔焉孤行一意自折而不回發爲文章亦復高堅寡兀去蹊徑而寡町畦識者覽之不終卷而知爲閩人之文也惟其辭尚詰曲往往雜用方言引商刻羽自以爲工矣而審其音節不無綿蠻鉤輈之病甚哉風土之足以囿人也趙君雙白閩産也攜其妻子避兵于雲間家焉窮愁羈旅爲詩歌以自娛酒酣出以示人人都未之奇也甚且摘

其一二驚人語相營啾爲其不合于古人繩度者雙白鬪之不屑也一日從友人所得冷鷗堂詩數篇讀之擊節再四日此必鬪人所爲而間以吳音何也客大驚且言所以既而曰子之審音誠辨矣敢問雙白之詩中古人之繩度者何等也時方食諫果余乃舉以示客曰子知夫此果之爲美乎考其㒵亦鬪產也名不見于神農之書味不適乎酸鹹之宜與夫蔗漿荔子包壓而走千萬里之外當其猝然相遇大若有不可於口者及乎鼎俎既撤夕酒初醺雖熊蹯鹿臛方且饜飫吐棄之不暇而此果一登再嚼齦縱齒滌涼

不知宿酲之已解也然後知酸鹹之外有許味焉我
夫蔗漿荔子也遠矣知此味者方可以論雙白之詩
零唯唯而退遂書其語爲序

沈伊在詩序

今人談藝事者輒稱石田沈先生云三百年來得其寸縑尺素珍如拱璧而先生之詩尤蒼凉高潔卬其頓首數言似絕不經意者而匠心慘澹思在筆前猶有五日一山十日一水之致蓋先輩之托一藝以成其名其不苟如此余嘗僑寓吳門欲求先生之遺跡往往以偽亂真即其子孫里巷亦泯然不可復問矣今夏偶到虎丘見一人朗朗如玉山方踞于人坐上鼓琴新月初弦驚禽戛戛起林木間罷彈問訊方知其為白石翁之苗裔也質明造廬則蕭然環堵耳繩

林翡几花香竹影因出其家藏遺墨與所自爲畫縱觀之商鑿歷變大都如出一手已而讀其詩又何端妍幽窅也嗟乎書畫雖小技乎古人往往類而益進張旭之于蛇鬪右軍之於鵝群是已石田先生善琴與否吾不得而知然而覽其緒什似得力於山水景物之助者今沈生之詩有琴之心哉夫琴之爲物至於感頑艷格鬼神非細故也然而履霜之操麥秀之歌率皆攄寫性情撫絃立就非若後之人規規墨墨求索于譜上之宮商也夫琴有琴譜而琴亡猶之詩有儗體而詩亡也沈子得古說而存之拾糟粕而

臻神請即祖武亦有近不必謹繩者細毫則風雨皆飛動操則衆山欲響吾何以知其所至哉沈子曰善趣命進酒爲鼓一再行而别

嵇石二生倡和詩序

往歲庚子過嵇留山於吳門紅顏白皙頎然少年也聆其言論嶔崎磊落無愧中散之苗裔時余方持節山陰與留山約扁舟相訪發會稽而上禹穴庶幾更唱迭和於蘭亭若耶之間致足樂也已而留山不果來余亦旋以他事解官匆匆八九年矣今歲戊申再見留山於湖上相與握手欷歔如逆夢寐問事及讀其與書城石子倡和之作一何風流弘長工力悉敵之若是耶夫唐人倡和之盛無過元白吾正少其聲情太似如出一人之手耳夫樂稱韶濩和之至也然

而笙鏞磬筦不一其器考擊搏拊不襲其音故曰琴瑟之專一孰能聽之二子之詩離而未始不合斯所以爲大雅之音也歟余也放逐餘生與湖山若有夙昔之緣而又得與留山風雨過從縱一艇於南屏北高烟波杳靄之際蠟屐所至欲爲詩以紀之有倡斯和請自今始天其或者有意使補蘭亭若耶會稽禹穴之缺而需之八九年之後歟若石生者惜乎未見其人也留山其能招之使來乎余且載筆俟之矣

杜伶詩序

嘗讀詩至簡兮之章嘆當時賢人君子隱於伶官雖執籥秉翟而有佯狂玩世之意焉至於漢之李延年唐之雷海青五代之敬新磨皆以詼諧游戲身在日月之際而海青尤以節烈著照乎世風日降士大夫往往高談名義而一旦臨之以利害遂至東西易面喪失其所以爲心彼胡粉塗面者方從而笑之可慨也夫杜伶者籍本餘姚幼而慷慨有奇氣讀書不得志混跡於諸伶之間每當廣筵通肆一發聲若出金石至其摹寫古人忠孝節義孤臣俠士無不逼肖其

性情千載下如見其人常演蘇典屬國繫書雁足一劇觀者無不欷歔泣下信一時之絕技也余守紹時曾爲寓目歎賞不幸罹含沙之謗幾中危法僅而不死復來湖上正如邯鄲盧生初從雲陽市上得遇金雞之赦杜伶爲我一再奏之輒哽咽不能終曲而罷嗚呼以視何戡之三疊渭城爲何如哉及覽其所爲詩數十首洋洋灑灑自成一調且有悲憤無聊激昂不平之感雖寄托不同要亦脩兮之遺意也昔王龍標與諸名士飲於旗亭諸伶人方歌絕句至秦時明月與黃河遠上二詞相與大笑狂呼至今以爲美談

余慨無佳咏爲梨園子弟所傳而以放逐餘生閒過
雲溪水之曲於烟波香靄之間亦足樂而忘憂已遂
書以貽之